《薄伽梵歌》研究

從 karma 和瑜伽之整彙看婆羅門思想的新樣貌

第一章　前言

第一節　研究概述與架構

印度宗教的經典眾多，隨著不同教派、不同時代，其所重視的經典不同。若欲檢視最能代表印度宗教的經典，便是由印度學研究不甚盛行的區域著手，台灣即是其一：在一個不盛行某個學問的地方，若其擁有該學問中某一冊的原文書典，則表示該書典是最能代表該學問者。在台灣，此書典即是《薄伽梵歌》。在一個已經沒有以印度學爲主修的高等教育中，卻有著數個版本的《薄伽梵歌》梵文原典與翻譯，由此可見《薄伽梵歌》有其特殊。

本文依此欲見《薄伽梵歌》代表的印度宗教樣貌爲何？

經過閱讀與理解，《薄伽梵歌》代表的印度宗教樣貌便是「印度教」。在宗教學領域，「印度教」一詞有其奇異，故論及「印度教」時會分成婆羅門教、原始佛教、耆那教等。然在《薄伽梵歌》卻可見到「印度教」之所指：《薄伽梵歌》是以婆羅門教爲主、廣納與修改印度流行的宗教修行方式與觀念、且重新解釋吠陀傳統的新婆羅門教，此一「新」讓婆羅門教不再只是遵循吠陀傳統、以婆羅門爲中心的宗教，而是以種姓制度內所有人爲本、以專意向著 Kṛṣṇa 爲本、使凡人都能得到解脫的「印度教」。

文中將從《薄伽梵歌》的基本 – karma 爲始，首先瞭解《薄伽梵歌》中的 karma 爲何，其次是《薄伽梵歌》不斷強調的 dharma(種姓職責)，第三是 karma 的細部分類 – guṇa，第四是《薄伽梵歌》將印度宗教修行方法統合至一的瑜伽。從 karma 的角度觀此架構，第一部份的 karma 在於敘述什麼是 karma；第二部

份的 dharma 與 guṇa 在於敘述 karma 的要素；第三部份的瑜伽在於敘述如何行 karma。從瑜伽的角度觀此架構，第一部份的 karma 在於敘述《薄伽梵歌》的瑜伽練習主要對象 – karma 是什麼；第二部份的 guṇa 在於敘述瑜伽練習的要素有何；瑜伽的部份在於敘述什麼是瑜伽。

從上可見得《薄伽梵歌》如何回應西元前七世紀到西元後三世紀[1]婆羅門教面臨的問題，包括佛教與耆那教的產生、種姓制度的嚴峻[2]與瓦解[3]。

第二節　文獻回顧

台灣有兩篇論文討論《薄伽梵歌》，其是中國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的碩士論文，分別是 1986 年 5 月由耿振華撰寫的<博伽梵曲之研究>與 1986 年 6 月由孫治興撰寫的<印度巴克諦(Bhakti)思想的研究>。

耿振華的<薄伽梵曲之研究>主從文學史看《薄伽梵歌》的歷史樣貌。

該論文的主要方向爲：《薄伽梵曲》爲《摩訶般若多》史詩定型後的重要哲學插曲，它和新奧義書以保守精神綜合吠陀經和奧義書，把不合理的加以重新組織並調和矛盾及彌補佛教缺陷，給予婆羅門教新的力量和方向，使復興後的印度教終於取代佛教而成爲文學主流，因此《薄伽梵曲》可說是印度中世紀梵文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(耿振華 1986，13)。

孫治興的<印度巴克諦(Bhakti)思想的研究>主在論述印度宗教文化的巴克諦(bhakti)思想，從達羅毗荼人爲始，述及吠陀經、奧義書、《薄伽梵歌》、大乘佛教、中世紀的黑天(Kṛṣṇa)派，迄於泰戈爾與甘地。

該論文主要方向爲：印度的宗教文化，自印度教興起以後，經印度哲人羅摩

---

[1] 西元前七世紀到西元後三世紀推估爲《薄伽梵歌》出現的時間。

[2] 經過奧義書、梵書時代婆羅門教各項教義的解釋，種姓制度變得死板、命定、毫無彈性與人性。

[3] 刹帝利建立佛教、耆那教，和沙門組織之興起以及苦行風氣消弭種姓制度具有的神聖性，若種姓制度不再有宗教性，印度社會便得以選擇其他社會制度，而不消只擇種姓，故有瓦解之可能。

難陀(Ramanad)之倡導，即以巴克諦思想爲中心……中世紀以後，巴克諦思想即爲印度宗教之重心。此不但關係印度文化之持續與發揚，而且對印度之復興亦有重大關連。故研究印度文化，必須瞭解印度宗教巴克諦思想……[其次]佛教起自印度，傳至中國轉而傳至日本、韓國而能發揚光大……[佛教]在印度亦曾一度興盛，成爲印度國教，及後卻在印度衰落，幾至消跡，代之而起者是印度教，卻能興盛至今[，其原因在於巴克諦思想興盛](孫治興 1986，1-2)。

第三節　名詞與頌偈編寫

第一是關於文中名詞的翻譯。文中將不對部份名詞做漢譯，其因在於避免曲解與縮小該名詞所指，如 karma 同指業報、遵行種姓法之行爲、善行，其至少有三意(Potter 2001)；dharma 亦有多意，「法」只是其中之一(Lariviere 2004)；sāṁkhya 慣稱爲數論，然數論一詞過於強調其理性面而忽略其追尋解脫之面向；而 sattva、rajas、tamas 當代漢譯爲悅性、變性、惰性，但據梵文字典所釋，sattva 至少包括存在、本質、精神、善性、潔淨……等，rajas 至少包括霧、色、不潔淨……等，tamas 則是黑暗、地獄之怖、幻象……等，其內涵無法與漢字之悅性、變性、惰性相應，故不採用之。文中將依該字於該段所指爲何而在該字羅馬拼音後加上譯解。

第二是關於頌偈編寫，文中梵文引自 1994 年紐約大學出版社發行之"The Bhagavad Gita"。其次，文中頌偈漢譯多採中國瑜伽出版社於 1999 年發行的《薄伽梵歌 – 印度修行聖典》的漢譯，然非全數使用，其一如前段所言，關於名詞部份或不直譯、或以註釋標明其所指；其二爲當漢譯與梵文頌偈差距明顯亦不採用。採用《薄伽梵歌 – 印度修行聖典》的漢譯在譯文後必見引述字樣，無引述字樣者即非該書之譯。其次，凡改編原漢譯文字者必加註釋以標明改變處。